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主编



龙凤呈祥


LONGFENGCHENGXIANG

把问题看宽广些，
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

.....

当幻想和现实面对时，
总是很痛苦的。
要么你被痛苦击倒，
要么你把痛苦踩在脚下。

.....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龙凤呈祥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数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I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文明的华夏，名人辈出，代代相续，千古人物。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，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，谁不希望成功？谁不想到成名？谁不企盼成家？21 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：“成功从何处起步？成名的奥秘在哪里？成家的诀窍是什么？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？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，怀着眷眷深情，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，溯流而上，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，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，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，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，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，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，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，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，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，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，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，他们的青春岁月，充满了苦辣酸辛，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,或历曲折的境遇,或扬逆水的风帆,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幸福的回忆,更有苦涩的泪水;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挫折的苦闷,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,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,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,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,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,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;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,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,若汩汩清泉,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,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,做人的道理,处世的艺术,成名成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,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,今天的年轻人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,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,肩负重任,迎着风雨,用坚强的信念,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,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,走向未来,走向光明,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或功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他,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目 录

- 苏门答腊的犀牛 夏季风 1
龙凤呈祥 李 洱 53

苏门答腊的犀牛

夏季风

事先张扬的一些说明

稍微懂得点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，日本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。这一天正午，东京时间 12 点报时过后，一向捷报频传的广播里异常地奏起了国歌，国歌依然是那支具有美人迟暮、樱花败落情调的《君之代》，作为日本国民可谓是耳熟能详。然而敏锐的人却听出了它与往日的不同。至于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，却又没人说出个所以然。战争让迟钝的人变得更迟钝，敏感的人变得更加敏感了。总之，它的演奏不是时候，让人感到突兀，总觉得有不寻常的事将要发生。好在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，国歌过后，嘈杂的广播里开始传来昭和天皇掩饰性的咳嗽声，接着他用带着微颤的声音宣读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书，也就是通常说的日本无条件投降诏书。

天皇的降诏经过无线电演的无限扩散，就像当初燃起的战火，很快传遍了世界各地。尤其是亚洲一些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，民众的欢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。从那一刻起，就意味着所有

手持武器的日本军人,将不得不就地投降缴械,不久将按不同性质被战胜国划分为战犯或普通俘虏。等待他们的有两种可能:要么受到国际军事法庭严厉的审判;要么被遣返,解甲归田,回到日本本土。

当然,也不排除另外的一种可能,那就是由于时差或者通讯器材出现故障等无法预料的原因,导致某种远离日本本土的局部日军,无法当天收听到他们所谓的“玉音放送”。他们依然干着他们认为应该干的罪行,因为说起来他们是不知情的。毫无疑问,降诏最终还是要到的,尽管时间可能延后一个小时或者短短几天。但对于杀一个人或者干一件无需兴师动众的罪行,这点时间已经绰绰有余了。因此,还得加上这么一个假设,即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,出于种种不可示人的原因,人为地推迟了天皇降诏的传达。

当年十月二十四日,即战后三个多月,刚刚复刊不久的《星洲日报》收到一份奇怪的稿件。装稿件的信封污迹斑斑,破败不堪,好像经过了长途的跋涉。如果上面不是署有投递给“晨星”副刊的字样,没准早在收发人员手上就给扔掉了。文章的题目叫《郁达夫突然失踪日寇兵责任难逃》,作者署名余昭楚,除此之外即没有作者必要的自我介绍,也没有具体的联系地址。也就是说,作为编辑甚至都不知道该文作者是男的还是女的,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。但并不影响这篇长达上万字的文章很快就见报,因为它内容真实详细——至少当时看上去是这样的。再说日本刚刚投降,有这么一篇文章在声讨日军暴行的同时,来纪念战前曾经担任《星洲日报·晨星》副刊主编的郁达夫,是再

好不过的了。

这篇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的文章，开宗明义，点出郁达夫的突然失踪，是遭到日本宪兵的杀害。作者余昭楚似乎急着要说明这一点，口气果断肯定，甚至给人一种不太严谨的感觉，对当时流传的种种猜测一一予以驳斥。比如有人说是给印尼人绑架杀害的；有的说由华侨秘密送回国内；还有的说他（郁达夫）怕遭到日本宪兵绑架，自行失踪等等。余昭楚说这些流言是荒唐的，他甚至谴责相信和散布这些流言的人是可耻的，别有用心。但同时作者本人似乎又非常苦恼，自己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这个论点。比如是谁下的命令，执行的凶手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这些构成事件的最基本因素和细节都含糊地一笔带过。这种隐隐约约的苦恼弥漫着整篇文章，以至于读到最后，给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：即作者要么毫不知情，凭猜测和想象写就此文；要么就是作者太了解实情，迫于无奈以及某些不便言明的原因，仅仅只点到为止。

从文章的另一方面，又不难看出作者是极其严谨的，毫不知情一说在阅读到文章的二分之一处，似乎就可以完全排除掉。在某些段落，作者余昭楚提到了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假设，即日军驻扎在苏门答腊的部队中，的确有那么一支没有及时传达天皇的降诏，那就是总部设立在武吉丁宜的宪兵总队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还详细地披露了那是一支隶属于日第二十五军麾下、以执行军纪的维持为主的军种。除此之外，防卫、捉拿潜人的间谍，俘虏收容以及对辖区内居民动向的秘密调查，也都是他们日常的公务。一九四三年三月，二十五军随南方司令部

由西贡转移到新加坡，它解除了在马来亚的警备任务后，于同年五月，将司令部搬迁到了苏门答腊的武吉丁宜。

令人吃惊的是，他同时竟然罗列出同样作为军事机密的总部机关的构成设置及人数，详尽的资料甚至数据，叫人简直难以置信。他写道，这支宪兵总队(不含分队)共由庶务、暗号、警务、特高、医务和经理等六个科组成，共有服役人员 51 名。其中 7 人为将校，1 人为见习士官，准士官 4 人，军士 28 人，文职人员及其他 11 人。这么一来，不用说作者，就是在我们普通的读者眼中，这支队伍就像一只透明的玻璃器皿里，已没有任何军事秘密可言了。

也就是这支部队，把应该在八月十五日传达的天皇的降诏令人费解地推迟至二十二日，至于出于何种原因这么做，文中没有说明。但他同时指出，曾经在武吉丁宜宪兵总队担任过翻译的郁达夫，恰好是在这之后不久的二十九日遭到杀害的。

“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？”余昭楚最后质问道。行文中他对日军这种可疑的行为充满了愤慨，表示在有生之年他要进行锲而不舍的声讨与揭露。

文章刊出后，尽管自相矛盾的地方颇多，且有的地方还含糊不清，但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篇解答郁达夫失踪之谜比较详细的文章，因而在读者当中引起非常大的反响。一些读者写信给报社，称赞报纸发了一篇好文章，但更多的是直接邮寄给作者本人的，至于信中说些什么，由于不便拆封，报社不得而知。按惯例他们得把读者来信转给作者的，可这个神秘的余昭楚，正如前面提到的，没留下任何联系的地址。报社的工作人员而

对列出的稿酬和一大堆来信，一时间陷入了某种难以言说的迷茫与困惑之中。

《星洲日报·晨星》副刊的编辑再一次接到了这位名叫余昭楚作者的来稿，已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一月。与六十年前的来稿相比，这封信同样破败不堪。这一回是由于文稿太厚，信封的纸质又差，再可能加上遥远路途的颠簸，里面的稿纸从信封的两个边角钻了出来，卷得跟刨木花似的。

当年编发他那篇文章的编辑早已退休，不久前被人发现在家中突发心脏病死亡。现在报社里已没人知道这个人写过一篇文章，曾经轰动一时。一位郝姓的年轻编辑按制度登记，接着又作了仔细的阅读。文章题目叫《苏门答腊的犀牛》，写的是两个目击者发现了据说早已绝迹的苏门答腊的犀牛。文中当然也谈其他的事，但绝而重现的犀牛无疑是叙述的主要对象。从后面的文章中，我们知道这两个目击者分别是大名鼎鼎的中国作家郁达夫，发现犀牛时他正用化名赵廉的身份，在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总队任翻译；另一个是村井隆太郎，一个性情有点孤僻的日本大兵。总之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犀牛。其他还有一些人因为不是本文主要人物，这里暂不作过多的介绍了。

那位编辑看完后，觉得这篇文章的体裁有点不伦不类。他照例一番客套，之后列出两条意见，建议作者作必要的修改，要么突出具有新闻价值的犀牛主线，他可以把它转到“自然探索”栏目的编辑手中，那是一个以刊发自然界新发现为主的版。而；要么去掉犀牛，或把犀牛仅仅作为闲笔，让两个叙述者讲述那段不同寻常日子的故事，这样勉强当做小说，发在他编辑的

副刊上。然而等他把写好的修改意见装入信封,准备给作者寄去时,才发现这个叫余昭楚的作者别说通讯地址,就是连个电话什么的也没有,更别说 E-mail 什么的了。都什么年代了。

犹豫了半天,郝编辑干脆抽出那张短笺,重新写了一封同样不长的信,连同文稿一起装入信封,给远在中国杭州的我寄了过来。我曾给他投过稿子,听说那地方写文章的人少,新加坡的货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比值又高,本来想挣点稿费糊口养家的,没想到文章没发出,他反倒给我寄了一篇来。他说他这么做的原因,是我与郁达夫同乡,又在郁达夫研究中心谋事,文中说到郁达夫的有关事项,或许对作家研究有些帮助。

郁达夫是我最敬仰的中国作家之一,我的许多朋友也同样喜欢他的作品,这也是我进入和继续在清贫的研究中心呆下去的主要原因。我思忖多了解一些他的情况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。现在我就把该文照录如下,如果你不了解郁达夫的生平,或没读过他的作品,建议就此打住,没必要再往下读了。

一头犀牛在火山下徘徊

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,我是怎么在吃晚饭的时候,突然和赵廉谈起犀牛这件事来着的。

与以前一样,我此行的惟一任务也是在次日清晨陪同赵廉,从巴谷公务安全地到达三十余公里之外的武吉丁宜,准确点说是应该是到苏门答腊的宪兵总队队部。我每天都得这么来回地跑。以前,这份枯燥的任务由我和来自爱知县的吉谷文共

同执行。队长担心为我们作翻译工作的赵廉，在路上可能会受到不友善印尼人或华人的攻击。没有一个为日军干活的人能落个好下场。因此，要么是我，要么是吉谷文，两人轮流接送。坦白地说，刚开始时我有点提心吊胆，时刻紧绷着神经。吉谷文也一样，我们坐在火车上，总是警惕地巡视着周围那些形迹可疑的人。好在这种突发性事件，从来也没发生过。大约时间尚早的缘故，大多数坐火车的人还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，即使清醒的，也都忧心忡忡地看着窗外的景物，绝少有人会多看我们一眼。

但是谁也无法预料以后的什么时候，会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事。

直到半个月前，吉谷文的脑筋出了点问题，我们才结束了危机四伏的火车接送。那个爱知县出产的候瓜一坐上火车，见到年纪大的女人就叫妈妈，并且流着眼泪说妈妈我回来了。真是把皇军的面子都丢尽了。他发疯的事尽管很不幸，但对我 and 赵廉来说倒是受益匪浅。总部为此专门弄了一辆遮篷卡车，只是人手不再增添，吉谷文的那份接送任务全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。我就开着那辆快要报废的敞篷卡车每天往巴爷公务奔。

由于每次到达都很晚了，我得在当地的分州府招待所住上一晚。不但如此，我还得想着法子解决晚餐的那一顿饭。这么说倒不是招待所里没饭吃，是我对军营里那种千篇一律，口味清淡且低劣无比的日本料理早已厌倦，想着就反胃。面大街上那些印尼人开的饭馆，也是同样好不那儿去，光顾的净是些与他们一样的穆斯林清教徒，居然连猪肉也没有，这饭还怎么吃？老

实说,我所以对接送赵廉毫无怨言,除了这是不可违抗的军命之外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机可以在他那儿能吃到更好的饭菜。那是真正的中国南方菜,油腻,酱厚,味浓,往往还有大盘的淋了红油的红烧猪肉,真是令人胃口大开。

赵廉每次都不让我失望。他像所有传统的中国人一样,家里有客人吃饭总是烧上满满一桌子的菜,讲究排场,甚至有点铺张。他的老婆比他小很多,是一个印尼土著,老夫少妻的,看上去不太般配。赵廉喜欢当着我的面嘲笑她,称她是婆陀。“婆陀”是印尼话,意思是傻女人。我觉得赵廉有点过分,同时也让我感到难堪。我想一个傻女人是没有本事烧出这么一桌子地道的中国菜的。从某方面看来,这个叫何丽有的女人,不但不傻,还具备了日本女人的某些贤惠之道。他对丈夫从来不抱怨,烧好菜,摆好碗碟,打开酒瓶,然后一声不吭的带着小孩出去玩。不等我们吃饱喝足,她是不会回来的。

也就是这些原因,与赵廉吃饭我总是无话找话,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。有时候我也想,我变啰嗦也不仅仅全是他老婆的原因。赵廉这个人本身就有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东西,面对他你总想着多说些话,好让他不至于小看你,多少显出自己有能力和他一道坐着吃饭。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,当时可能没意识到,现在想来不外乎就是这样。据说他懂得八国语言,是个很有学问的人。要不,宪兵队也没道理找他帮忙,还专门弄了我和一辆车来接送他了。

谈起那头犀牛,我已经喝了两瓶的“初恋”。顺便说一下,“初恋”是赵廉自己酒厂酿造的日本清酒。酒有两种,另一个牌

子叫“太白”，度数不高不低，倒也丝毫不失清酒的地道韵味。我看看差不多了就不喝了，再喝下去可能就会醉倒。昨天已经醉过一次；到现在太阳穴还隐隐作疼。这样子最好，脑门微热，头顶冒着热气，至少跟他说话还不至于很勉强。

我说我看到了犀牛。一头犀牛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对他提过犀牛，能记起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。比如军营里那些乏味的笑话。

一头犀牛？赵廉好像不太相信我的话，只是笑笑。他同样喝了两瓶酒，可一点事儿也没有，还抽辛辣的罗宋雪茄。他的笑声在烟雾里更显得不置可否的意思。

赵桑，你不要不信，真是一头犀牛，我来的时候看见的，在武吉丁宜。我认真地说，没准这会儿还在米拉比火山的脚下转悠呢。

哦。赵廉这会儿说了一声“哦”。

于是我就开始滔滔不绝地给他讲犀牛的事。他哦了一声说明他相信我没在骗他。我干吗要拿一头莫名其妙的犀牛来骗他呢？那头犀牛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出现我也觉得奇怪呢。

因为一点杂事的耽搁，我从武吉丁宜驾车出发，天色已经有点晚了。我从满大街杂乱匆忙的人群穿过，太阳刚刚从街边荷兰式的屋顶上落下去。这里的太阳比起大陆下山要迟，相反天黑得也快。我猜想可能快到九点钟了。想着还有几十公里的路要赶，心里就有些焦急。我加大了油门。

车过了六层楼的钟塔，来到开阔的郊外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先前已经看不见的太阳，重新出现在右边的车窗里。它歇在海面

上,看上去又大又圆,一点也不刺眼。大海正像一个没牙的老嫗,一小口一小口地吞食着它。海面上仿佛撒了一地的弹壳,金黄色的波光照得我的驾驶室富丽堂皇。在这条线路上,我往返跑了多少趟,已经无法数清,见到这么令人着迷的景色倒是头一回。或许以前也有过,可我从来都没有留意。

不知不觉中我放慢了油门。后来觉得这样奇妙的景色如果错过了,可能这辈子都不一定再碰上了。于是干脆停了下来,把胳膊搁在车窗边,静静地看着右侧的大海,以及大海中所剩不多的太阳。我还熄灭了像狼嗥叫似的发动机。

太阳慢慢地被海水吞没了。我有点惋惜地把目光转到海边陆地。整齐排列着棕榈的海岸线,更远的山——当然还有高大的米拉比火山,依然笼罩在夕阳的余晖里。而在火山腰间塌陷下去的断崖底部,看着像日本庭园式那么精致的高尔夫球场,早已被一片三角形的阴影覆盖。阴影在缓慢地增大。只有那条有着优雅线条,从中间流过直接入海的河流,以及河流旁几块大小不一的水田,依旧闪着水银色的光。我觉得眼前的风光与我的家乡箱根山道非常相似,夏日的傍晚红蜻蜓也这么满天飞舞。

那头犀牛是我准备走的时候才看见的。我手捏着车钥匙发动卡车,眼睛照例望着远方。我在火山断崖的那头发现了它。起初,我还以那可能是一头水牛,它在暮色中似乎有些迟疑,好像在缓慢移动,又好像根本没动。发动机几次点火都没成功,我就盯着多看了几眼,这才认出它是犀牛而不是什么水牛。尽管天很暗了,相隔的距离又远,但犀牛脑袋两侧没长水牛硕大的角,

相反，它的角像两支小巧的朝天椒长在鼻梁上方，我还是可以辨认得出来的。惟一觉得惊奇的，犀牛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巨大。

我一边开车一边扭头看它，很难想象战火燃遍的苏门答腊岛，竟然还有这么个大家伙存在。真是不可思议。有那么一阵子，我觉得这可能是自己出现的幻觉。

这段时间，米拉比火山看上去也有点不对劲，山顶上整日凝滞着乳白色的云雾，仿如东京的富士山。隐隐约约，我似乎还听见从它内部传出的含糊不清的咕噜声。这难道也是我产生的幻觉吗？

有比犀牛更孤独的

他也说看到了，那么我可以证明自己没看花眼，至少不是幻觉。其实，这头犀牛我早在昨天清晨就看见了。头一夜，村井隆太郎无疑喝多了酒。好像我“赵豫记”酒厂的酒不是用大米酿的，而是拧开水笼头直接往瓶子灌，再贴上商标就行了。他喝了三瓶，末了还顺手拎了一瓶回到招待所。要不是我去喊他上路，该送我到武吉丁宜了，没准这会儿还睡得像头猪呢。因此，别说看到犀牛了，就是能看清路，没把手中的大家伙开得东倒西歪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

犀牛，我也是在米拉比火山脚下看到的。早上的雾霭很大，均匀地绕着火山裹了一圈，给人的感觉这些乳白色雾霭就像啤酒细腻丰盈的泡沫，从山顶的火山口里溢出来的，愈到山脚愈